

性惡・原罪・染識：

周志煌*

提要

就清末民初的思想氛圍而言，中國在政治、社會、文化方面，都經歷了一個巨大的轉變，在此世變之下，傳統思想觀念作為「面對外來學術、觀察新世界、因應現代化」這些課題背後的一種「支援意識」（subsidiary awareness），往往在與西學、佛學的對話之中，鎔鑄成為一種新的思維型態，展現在清末民初學者的觀念主張之中。

以荀學而言，為因應晚清以降西方叩關所挾帶的軍事長技、政治制度，以及文化學理等輸入的衝擊，荀學思想中所強調的課題：如「性惡」重視人欲之存在，如何「度量分界」以養足人欲，及建立「富而能強」的社會等等，大抵都可以看出在邁向現代化的氛圍之中，現代性的諸多議題讓荀學有了不同於傳統學者的詮釋面向與新的轉化，一方面改變了他們面對傳統學術的態度；二方面也讓他們觀看及思維世界的方式有了一種新的突破。

《荀子·禮論》：「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則不能無求。求而無度量分界，則不能不爭」。荀子認為「

一、前言

關鍵詞：性惡、原罪、唯識、荀學、清末民初

治近現代學術思想的一項重大課題，便是必須面對諸子學及大乘佛學的興起，一方面探討其興起的學術內緣因素（inner logic）；另一方面，分析在世變之下，外在西學的傳入如何引發傳統政治、社會結構，乃至人倫之道所面臨的重大變遷。以先秦子學墨、荀兩家為例，近現代學者多視荀與佛教心性論部分的接榫在於「唯識」學說，然而也有不同此一對話型態的，如晚清章太炎就以唯識學詮釋《莊子·齊物論》；此外，在名學部分，墨、荀名學常被學者拿來與西方所謂的「論理學」（邏輯學、理則學）相提並論，另一方面，也將墨、荀名學與印度因明之學相互會通。就此，晚清荀學與西學、佛學之交涉蔚為大觀，值得更進一步分析爬梳。

有欲」一事並非爲惡，這是人之爲生物的本能需求；然而，荀子畢竟重視人在「群而能分」的社會群體生活之中，如何安頓秩序，避免因物質欲望的過度發展，而導致爭亂，由此人欲不受控管的結果才視之爲「惡」。也因此荀子才會說道：「凡語治而待去欲者，無以道欲而困於有欲者也。凡語治而待寡欲者，無以節欲而困於多欲者也。」（《荀子·正名》）。由此可以看出荀子並非一個禁欲主義者，而是要用「禮法」來化性、導欲、節欲。所謂「學也者，禮法也。」（《修身》）也就是指此而言。此誠如民初張君勸（一八八七—一九六九）所言：「人之軀殼，無善惡可言也，人之食色，亦無善惡可言也。至人之所以待人接物，有益於其群者，名曰善，有害於其群者，名曰惡，故善惡因人行爲之及於人者而定。……可知性之善惡問題中，實將性之自然與性在倫理生活之價值兩項，混而一之也。」¹

關於孟荀心性之相關討論，學界研究成果已相當豐碩，即使近半世紀以來之出土文獻，對於先秦情、性之說的相關研究，也已有斐然之成績。因此本文之撰述並不作意於此，相對的，是著眼於探究在二十世紀初期的思想潮之中，荀學如何與西學、佛學產生交涉，並擴大了荀學的現代性意義。尤其近現代思潮之中重要的幾個觀念，例如自由、民主等西學強調的人權價值，這些觀念及相關思想群組，其背後的人性見解，與荀子有何接榫關聯之處。

二、幽暗意識：性惡與原罪

晚清傳教士來華傳教，面對傳統儒家孔孟以「善」之價值作為人性的根本，傳教士多認為與基督教的原罪觀相牴牾，尤其上帝超越性的地位及其救贖的恩典，也無從施展在孔孟儒學這一套人性價值觀上。例如晚清來華的蘇格蘭傳教士韋廉臣（Alexander Williamson，一八二九—一八九〇）在《格物探源·論性》一文中，宣揚基督教的原罪說、性惡論，並藉此反駁孟子提及人有惻隱、羞惡、辭讓、是非四端之心為性善之論證，認為全然不可相信。韋廉臣說道：「《聖經》云：『人自孩提，其心常懷惡念。』《聖詩》云：『惟惡是作，喪其本心。不孳孳而行仁兮。』保羅云：『悉無義人，無人曉悟，無人求上帝，皆棄正而就邪，未有行仁者。』此俱性惡之說也。」²此外，知非子在《論性》一文中，也提到上帝造人之際，本欲人存善性，然人類始祖亞當、夏娃違逆上帝之命，被逐出樂園，真性遂失。善性遂亡。然「造人性者惟上帝，能除人之惡性者亦惟上帝

。」³他並藉此批評中國傳統儒釋道三教所謂治性、見性、復性之說爲虛妄乖謬。他說道：

於事上帝之外而論復初之道者，皆虛妄可知矣。是以明心見性者，釋氏之學也。大抵皆以守寂爲宗，而無實踐之要。了性了命者，老氏之旨也。大抵皆以清虛爲教，而無涵養之功。彼所謂性，皆非吾之所謂性也。彼所謂見性、了性，皆非吾之所謂修性也。若夫儒教論治性之理，固亦言之甚詳，惜夫其但守本善之說，而不一變之，則又未免於銅蔽也。⁴

然而像韋廉臣或知非子在批駁孟子之性善說時，並未將基督教的原罪觀連接到荀子的「性惡說」來看待。相對的，德國傳教士花之安(Ernst Faber, 一八三九—一八九九)，致力於基督教與儒家之調和，重新倡議明末耶穌會主張的耶儒調和論，並賦予新的詮釋，也因此其立場與韋廉臣、知非子相對，反而認同孟子性善之說，認爲「人心向善，確有憑據，緣善事原合人生本來之性，便可證此心之善」；對於荀子，則認爲「今云性惡善偽，似屬未合」⁵。然而另一方面，爲證成上帝至善的圓滿性存在，他也提及孟、荀主張各有所偏，用宋明

儒學之語，性善說偏於「理」；性惡說偏向於「氣」，但若真比較起來，「孟子之失小，荀子之失大」，然不管失小失大，最後仍須由絕對至善的上帝來安頓此人性相對善惡之偏，如此才能「本乎天道，歸于主宰，而性正得焉矣。」⁶

事實上，晚清傳教士對荀子性惡說與基督教原罪觀念之發揮，仍相對有限，民國以來，受新式教育及接觸西學日益深切的學者們，在此一議題上的鑿痕，輪廓就較爲清晰。如一九三八年曾出版過《荀子哲學綱要》（商務印書館）的劉子靜，在一九三九年〈保羅與荀子人性觀之比較〉一文之中，就對基督教早期最重要的傳道者之一保羅(Apostle Paul, 三一六十七)使徒所言之人性觀與中國先秦荀子的立論相互比較。劉子靜的比較從兩人教育背景、傳道目的、身分地位、人格特質，以及學說主張之中，關於神鬼、宇宙、罪、神力與人力、律法與禮教……等命題來作對應分析。其中有關人之心性部分，劉子靜亦從「罪的觀念」、「人性與肉體」、「心靈」、「救恩與人偽」、「轉變與修爲」來加以說明荀子與保羅觀念的異同之處，劉子靜說道：

(一) 罪有客觀的存在 (二) 罪是軀體與客觀的罪互相妥協的行為。荀子不言罪只言惡。不以惡有什麼客觀的存在。順性而行斯為惡。

人性與肉體 荀子以為人性是天生的惡物，故人多傾於惡。保羅以為肉體自身具有不少的弱點，易為客觀的罪——惡魔——所乘。所以荀子的惡是自己本性之惡的結果。保羅的罪是客觀的罪——惡魔——驅使肉體的結果。

心靈 荀子以心有節制性的能力。保羅以心靈是上帝——或聖靈——托足之區。

救恩與人偽 保羅以為人類已在惡魔努力之下，無力自救，只有仰望上帝的救恩是惟一的生路。荀子以為人類具有偉大的人力，可以登峰造極。

轉變與修為 保羅重在超自然，故言轉變，是為頓教。荀子重教育，故言修為——積為——是為漸教。⁷

相較於過去傳教士在作耶儒思想比較時，不論是調和與相異之論，多以孔孟思想與基督教教義來作對舉，鮮少拿荀子來作討論。劉子靜這裡的比較，其面向就顯得更為寬廣。

就超越的神聖力量而言，荀子否定了「天」的創造

性與主宰性，此點自與基督教有顯著差異，但從人性並非具有本質之善的這個角度來看，雖說「原罪」與「性惡」之來由，以及如何改善「罪、惡」等實踐修為作法，二者也各有分殊，但在近現代中西學術思潮的對話當中，荀學性惡觀念之被重視，亦是一個值得注意的面向。另外，劉子靜以佛教術語「頓、漸」二教來說明依神力救贖頓超或人力修為漸化的差別，這也形成一種另類的「格義」比附現象。不過，荀學在近現代佛教學者的詮釋底下，多拿來與「法相唯識」系加以比對闡釋，唯識強調藉由不斷的修為努力，種下無漏清淨種子，在無漏清淨種子的熏習之下，透過「轉識成智」之轉依途徑，才能將染識之「阿賴耶識」轉成清淨之「大圓鏡智」。此漸修之徑的確不同於「如來藏」、「真如」、「佛性」論所代表的「真常唯心」系，依衆生本具無量功德清淨佛性，在清淨本體的自悟之中，頓悟成佛。就此而言，佛教真如佛性所顯示的自悟圓頓教法，畢竟與劉子靜所言透過上帝超自然神力的拯救不同，「頓教」在「自度」與「他度」之間，仍然有著顯著的差異；而真如清淨佛性與荀子的性惡之見，也有所分殊。

註釋：

- *政治大學中文系教授。
1. 張君勸，〈自孟荀至閻戴之性論〉，《新民》月刊，「通論」，一九三五年第1卷第四—五期，頁三十二。
 2. 韋廉臣，《格物探源·論性》。收入李天綱編校，《萬國公報文選》（上海：中西書局，二〇一二年），頁十六。
 3. 知非子，《佛教辨謬·論性》。收入李天綱編校，《花之安，《續性海淵源·荀子原篇》，《萬國公報》》，一八九四年第六十六期。
 4. 同前。
 5. 劉子靜，《保羅與荀子人性觀之比較》，《金陵神學志》，第二十卷第二期，一九三九年，頁一三二。
 6. 同前。
 7. 劉子靜，《保羅與荀子人性觀之比較》，《金陵神學志》，第二十卷第二期，一九三九年，頁一三二。
- 佛教懷仁慈善基金會捐贈新北復康巴士**
- 【本刊訊】佛教懷仁社會福利慈善基金會與普賢寺，九月捐合計共三百餘萬元的兩輛復康巴士給新北市府，由宗道法師代表捐贈。
- 宗道法師說，人在世間短短幾十年而已，要做一些很有意義的事情，身外之物財產都是短暫在使用，但是要善了善用。有句說「一手來，一手去」做一些好事情，公益之財錢作為私人的豪奢之用，絕對會出事情。宗道法師表示，錢財放在口袋會擔心不見、會被人偷走，去做善事幫忙人家，是永遠在這世間上，留下美好的善作用，人在世間不要白來，要多做一些很有意義的事情。
- 新北社會局指出，宗道法師一九八八年創辦「懷仁教
- 養院」服務身心障礙孩童，二〇一三年捐贈一輛復康巴士給新北市府，去年也捐一百五十萬元，由市府舉辦人民團體創意五〇〇擂台賽，鼓勵地方團體提出創意方案，提升社會服務能量。社會局還說，目前新北市所使用的預防走失手鍊也是由釋宗道法師捐贈，普賢寺今年九月榮獲二〇一七年全國績優宗教團體公益慈善及社會教化類表揚。
- 近日某宗教團體傳出百名弟子自行集資，贈與該團體創辦人價值不菲的名貴跑車，引發社會熱議，甚至導致一般大眾對宗教的反感。其實大部分的宗教團體都不認同此種豪奢不當的行為，而且默默地為社會持續不斷地捐輸，貢獻力量。